

上海译文社推出何伟新书《奇石》

◎ 边纪



《寻路中国》《江城》既获奖(两书皆获新浪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又畅销之后,美国作家何伟的新书《奇石》近由上海译文社出版。

许多读者喜欢何伟的叙述

风格,读他的书,会不由自主地随着他的笔端感慨、感触、感动。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的他,观察与描绘改革中的这块土地,那些人与事,生动,敏锐,有趣。他注重细节的描写,幽默地袒露自己的人生轨迹与心理,真诚与空灵自然相协。作品中的一些技术解释,因为他的书写魅力,而很容易使读者获得清晰了解。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先生称:“何伟的作品平静而充满自信,以绝妙的语调和姿态赋予他所描绘的时刻以生命。他知道何时应该参与行动,何时应该等待事情发生。”

对于《奇石》这部书的书名,何伟这样解释:“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这部文集集中的文章,有的是在《纽约客》上发表过的,有的是从他的长篇纪实作品中选取的。

“从2000到2012,3个国家,12个家,24个故事”。《野味》写的是广东餐馆吃鼠肉的经历,《胡同情缘》是租住在北京菊儿胡同的情景。《徒步长城》中几位痴迷长城的老外的故事称得上惊心动魄。《肮脏的游戏》让你了解美国和平队及其志愿者。《新城姑娘》,何伟教过的中国学生艾米莉在深圳的工作与爱情,像一篇短篇小说。《铀寡妇》《去西部》《多恩医生》是何伟去美国科罗拉多州安家生活后的纪实作品,他的深刻与犀利,仍然融注在温文尔雅和客观冷静中。《恕我直言》,较长的篇幅,仍让人读不过瘾。通过采访杰克·阿德尔斯坦——研究日本有组织犯罪顶级专家,所披露的东京黑社会,犹如视觉冲击的黑白电影。《奇石》与《四重奏》,作者在中国租车驾车的经历;通过一起在旅

游景点购物引出的和平队队友麦克·高提格的人生故事,脱胎于《寻路中国》,读来生动幽默,促人思考。

离开中国之后,何伟与妻子孩子,全家去埃及生活,已经两年。学习当地语言,观察社会。《奇石》中就有数篇描写埃及时事的作品。在书的前言里,何伟写到:我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我发现,移民、迁徙、探寻者之类的字眼总是吸引着我。我喜欢那些感觉有点格格不入的人们。他们有的像变色龙般随遇而安,有的梦想着回归故土……不过,他们都乐于交谈,因为他们都已学会用外来者的眼光描述自己身处的环境。

何伟作品除了它们的文本价值外,无疑使读者在阅读中,能领会观察的乐趣、具有多元价值观的智慧、热爱生活的重要。

新书推荐

《读书,我们不再孤单》由梁文道主讲的书评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梁文道品味独到,是广为人知的“说书人”,他兴趣广泛,涉猎颇广,每一本书都经过自己的揣摩、消化吸收,最后形成了真实而中肯的评论。他沉稳客观地把各种思潮、社会文化热点与你分享。他讲评的书非常庞杂:小说、哲学、散文、回忆录、心理读本……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作者、写作背景、内容分析等角度,多侧面呈现一本书的精妙。

《在西方的目光下》(英)约瑟夫·康拉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此部小说在英美学术界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姊妹篇。主人公拉祖莫夫是圣彼得堡大学高材生,厌恶革命。他的同学霍尔丁暗杀政府官员之后来到他的住处藏身,可是他害怕受到牵连而告发了霍尔丁,导致后者被政府处死。但是拉祖莫夫并没有因为告密而重新过上期冀的书斋生活,反而受到政府情报机构的胁迫,被派往瑞士日内瓦刺探俄国流亡革命者的情报。在日内瓦,拉祖莫夫巧遇霍尔丁的母亲和妹妹。在霍尔丁妹妹向其吐露爱意时,拉祖莫夫因不堪良心的折磨而全盘说出真相,最终遭到革命者的报复,遭殴打致聋,最终在俄国偏远地区的乡村和一个女仆度过余生。

《一日一花》(日)川濑敏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东日本大地震后,川濑敏郎从2011年6月开始的一年,用古老、质朴、布满历史痕迹的器皿当作花器,依据时节到山野里找最当令的花叶,融入花器中,并持续在网上连载“一日一花”专栏,广受好评后汇编成这一册精美的图鉴。366个作品,野趣中充满了宁静和雅致,在“空”和“寂”中给人一种生命的启示。作者着力于诠释“最高的技巧即没有技巧”,在不着痕迹中传达“素”之花极致的自然姿态。作品最后,附带了425种植物的索引和解说。

《反脆弱》(美)塔勒布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在《黑天鹅》中,塔勒布向我们揭示了极其罕见而不可预测的事件如何潜伏在世间万物的背后,而在《反脆弱》中,他极力为不确定性正名,让我们看到它有益的一面,甚至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他还建议我们以反脆弱性的方式构建事物。反脆弱性是一个超越复原力和强韧性的概念。复原力只是事物抵御冲击,并在重创后复原的能力;而反脆弱性则进一步超越了复原力,让事物在压力下逆势生长、蒸蒸日上。此外,反脆弱性能对预测错误免疫,也可以免受有害事件的影响。本书涵盖了诸多议题,包括试错法、生活中的决策、政治、城市规划、战争、个人理财、经济体系和医学领域。源自古罗马、古希腊的声音和经验也如历史遗珠般贯穿全书,闪烁着令人深省的智慧之光。

让时尚结晶为文明

◎ 沈善增

王唯铭的《与邹达克同时代》因为销售业绩不错,已出精装本,这精装本与平装本又有大的不同,新增加了上海私家花园、海派文化方面的内容,有四万多字,还增加了20多幅精美的照片。4月18日,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精装本首发暨研讨会,强荧、孙甘露、王为松、汪孝安等参加了会议。

王唯铭上手是写小说的,但第一篇发表的是报告文学。他的小说与报告文学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看名字就知道是他的文字”的“王子体”。正如陈保平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几十年来,唯铭的才情和文体从未随年龄变化而变过。他那股泉涌般的激情,恣意汪洋有点夸张的文



字,好像坦克部队那样长驱直入。”他的文字是他鲜明的性格的表现。《与邹达克同时代》展示了他性格更深层的一面。王唯铭是当下重新发现邹达克的主

要人物之一。但等他“将拉斯洛·邹达克在上海29年中设计的主要建筑——走遍”,完成“行动”要开始写作时,“在书店,已经有了并将继续地产生关于邹达克的读本”,“曾经被彻底遮蔽的邹达克现在似乎成了一门‘显学’。”他必须面对“劣币淘汰优币”的严酷现实。他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把邹达克与同时代在上海的西方设计师放在一起来写,“那么,在上海租界建筑的庞大物象背后,我们首先看到的并不是建筑美学和建筑风格,而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发生猛烈碰撞的一幕。”这可谓塞翁失马,没有这失马,出来的可能是城市时尚文化系列作品中的又一本,可能有提升,但更可

能照例被视而不见。现在被倒逼一下,不像以前的城市写作的“行猎”在于谁先发现,而在于更深发掘。破釜沉舟搏一下,若成功,他追求的性格与命运的定位也就实现了。

他追求的性格,是适宜大隐于市的喧嚣中的沉静,万变中的能稳住的不变。他追求的命运,是随波逐流而有沉淀,与时俱进而有守望,让时尚结晶为文明。这是对他的意义。对同道来说,他的“成功”,至少意味着对“出名要早”的模式反思。对读者来说,选几个自己喜欢的又一直在“成长”的作家跟踪阅读,如不时与有智慧真性情朋友晤谈,对自己观察、反思、感悟人生有很大帮助。

世路荣枯,够几回浅斟低唱

◎ 李浔阳

沐斋,本名宁锐,著名书画家、作家和学者,作品《温文尔雅》《月移花影》《空色》在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中,甚有影响。其新作《兰花旨》《勾阑醉》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台湾学者龚鹏程谓沐斋“人如其文,温文尔雅”,著名作家刘恒盛赞“沐斋以及他身边的同道,未必是这个世界的强者,却是一批有力量的人”。在当今时代,如此这般坚守和继承传统文化衣钵,不为外物而心动者,少有;其作品素以“诗文书画学”具备而著称。

第一次见到宁锐(沐斋),是在太湖西山岛上,他在那里调研洞庭碧螺春茶,我纯粹是周末无事去玩。那时我们比现在都年轻十岁,还残留些青春意气,在某个不知名的乡下公交车站遇见,有点像找到失散多年的兄弟。我后来也去了他所在的北京。

再次相见是在长江边上,靖江百蔚园。百蔚园有“靖江解佩甲天下”之称,沐斋则以养兰、品兰和画兰而知名。四月十二日,百蔚园承办了一场江南最大的

兰花展,沐斋作为嘉宾出席,并在兰展现场举行兰画展及新著《兰花旨》签售活动。

沐斋北人南相,长得很白面书生,耻于言利的劣根性很强。这股子魏晋名士范儿好像很不接地气,可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是又好玩又性情。回头说沐斋跟百蔚园结缘,便是一段佳话。兰园的创始人刘鲁平是兰界元老,“文革”期间为保护名兰“解佩梅”历尽艰辛,终使其免遭荼毒发展壮大直至名闻天下。沐斋从未见过刘鲁平,两人连话都没有说过,但彼此间名、惺惺相惜。刘老看沐斋的画集,只说了一句:“沐斋的画不是用钱就能买到的!”就在百蔚园承办的兰展开幕前夕,老爷子病笃,沐斋当时也在感冒中,听闻消息立刻起身作画,第一时间将一纸兰画寄往刘老家中。当家人告知消息时,持续昏睡的老人在那一刻露出一丝振奋,嘴角不住地咧嘴。老人最终也没能见到沐斋和他的画,而沐斋此番的靖江行也便有忆故人之意。

在滚滚红尘中淡泊名利,怀抱赤子之心,这就是真实的沐斋。

然而反过来看,这种真性情也让他吃尽了苦头。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媒体的黄金时代,宁锐(早年沐斋更常用的是他的本名)大学毕业进了辽宁电视台,干了不久就辞职去考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他进了杭州待遇最好的一家报社,没多久他又辞职当了北漂。在北京换了很多工作后,天怜有才人,他进了中央电视台一办公室,工作主要内容是吃茶看报,捎带着写点文字材料。我本以为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他这次能安心下来,那工作收入、前景都还令人羡慕,也不耽误读书、画画,没想到他终于又辞职了,“受不了每天上班、下班要打卡。”

沐斋在北京,很长时间栖身于和平里一间老公寓里,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画桌,我曾经形容那房间小得是“一进屋就上床”,因为除了床没地方坐,让我奇怪的是,那么小的房间,竟然能推满书和养许多盆兰花。声色犬马的北京,高楼林立的北京,与那时的沐斋无关,我不知道在无尽无望追梦的路上,用一支不知名的画笔抵御物欲横流,

他是如何度过的。在我眼里,这个时代能给艺术家的——安逸的诱惑,贫苦的磨砺,沐斋都经历了,他是这个物欲时代的幸存者。像有部电影说的,“有一种鸟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都沾满自由的光辉”。

北漂十年,沐斋的世界忽然开朗。他的画受到名家推介,著作一本接一本出版,经济上也彻底改观,搬了新家,结婚了,生子了。沐斋的生活依然还是那样,看书,写字,听琴,画画,喝茶,侍候兰花,他养了二百多盆。偶然联系,我知道他并不比在和平里时压力小,甚至有时会整夜失眠。在和平里时,压力只是生活好一点坏一点的差别,我猜现在的他,有人近中年牵挂家人的烦恼,更多的是艺术上突破自己的焦虑。他和我说过,真想离开北京,找个江南小镇,盖间自己的屋子,过诗酒田园的生活。

沐斋新出的书《勾阑醉》、《兰花旨》,与前几本书一样,流连于传统与自然间,说一些文人意趣,感动这个坚硬的世界里内心仍然有几分柔软的人。